



百家笔会

天涯诗海

风铃叮当

(外一首)

■ 方华

一只小手轻轻拨动
它清脆的声响穿破空蒙
站在童年后面的
是那刻满皱纹的时光

哒哒的马蹄
由远而近
总是与寂寞的岁月擦肩
狭窄的街巷铺满思绪
一阵风
卷起漫天的黄叶

夜半雨至
它淅沥的韵脚爬进睡梦
湿了月白的衣衫
当晨风轻拂
多少乡愁
叮当洒落

秋虫呢喃

乡音如此的轻柔
在一茎草叶下
将月光弹成细流

有一颗露珠
从叶尖上滑落
滴进一个人的心底
滋润凋败的日子

夜晚像一首遥远的二胡曲
被一把弓拉长
落满尘埃的古箏
有风拂过琴弦

黑暗的一隅
谁在屏息聆听
那些窃窃的私语
如此明媚
照亮一个人的乡愁

秋老虎

(外一首)

■ 胡在勋

道旁的树荫下,一群汗流
浃背的
蚂蚁,顶着五十多度的高
温

搬运一节腐了的朽木
秋老虎无形,却死死握着
伏天的命门,不让他换气
让季节从一种状态到另一
种

状态,实现无缝对接
熬不过那些成熟了的稻谷
玉米以及高粱
野草和树木以枯黄颓败的
姿势
扑倒在蚂蚁经过的路上

秋叶

和我们一样,都要经历从
茁壮成长到衰老,一个完
整的

轮回。秋天从哪一片叶子
开始,不好考究
有时候枯黄了的不一定是
秋天

生老病死,本来就自然
一叶知秋,毕竟是一厢情
愿的事

生长在县城里的树

□ 李晚

清瘦
面容的晓安
说,你看那些
树啊,它们
不挣不抢,
不慌不忙,
不骄不躁。
这多像一个
淡定豁达之
人的状态。

我尤喜欢县城里的树,在树荫
葱茏里,我是一只栖息在那里的
鸟。我感谢树给予的滋养。时光朗
朗,我这个焦虑紧张型人格的人,有
了树木气息的贯通,面目清朗,体态
轻盈。

前不久,我去了山东的几个县
城转悠。齐鲁大地上,一望无涯里,
几乎到处都是身姿挺拔的大树连绵
成悠悠绿云。

曲阜是一个县级市,文物部门
颁发“身份证”的古树,就有20829
棵。去曲阜城孔庙的那天下午,阳
光如瀑从湛蓝天空倾泻而下,落在
庞大的古树群里,似蝶翼般的枝叶
于风中漫舞,恍若宽袍大袖的孔子
师徒们从云中翩然而落。一群灵魂
相投的人,于经文诵读的天籁之声
中,在日常生活的关切私语里,让孔
庙里的老灵魂魂兮归来。

孔庙里的树,是古树的大家族。
在这里,没活到上千年、数百年的
树,只能说是“未成年”的树;在这
里,古树分有18科、28属、30种,有
侧柏、圆柏、汉柏、龙凤柏、国槐、楷
树、青檀、银杏等。其中一棵桧柏
树,据传是孔子亲手栽植,它成了一
棵树的生死传奇。在明朝张岱的
《陶庵梦忆》里,有关于这棵2500年
的古树记载,它经千年后,至晋代枯

死;300年后,至隋代复生;50多年
后,至唐代再度枯死;370多年后,至
宋代又复生;宋金战争中桧柏枝叶
俱焚,仅存其干;至元代再度复生,
长得枝叶蓊郁,生机勃勃。这棵传
奇古树,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一
样,历经劫难,沿绵不绝,光耀历
史。我在这棵流淌着孔先人生命基
因的古树前凝眸,冥想无数流连于
此地的先贤大儒们的身影,他们的
气息也灌注在这棵古树的汁液奔涌
里。我深深地向这棵古树鞠了一
躬,敬畏与谦卑之心,在这样的古树
面前再次涌动。

齐鲁大地上的嘉祥县城,也是
一个树冠如云的森林之城。在嘉祥
县城的宗圣庙,有一棵千年古柏树,
树身上爬附着一个个硕大树瘤。陪
同我的嘉祥友人刘哥告诉我,树瘤
的形成是在古树遭遇一次霹雳雷电
后,受伤的树身自愈而成的。还有
两棵古柏树,在旷古的时间中,它们
在地下的根须缠绕相连,在地上居
然也神奇地合抱在一起,树干与树
干,枝丫与枝丫,它们相拥着昂头向
苍天。这两棵命运与共的树,活生
生地相爱千年,胜过人间多少爱情
传说。

嘉祥县城的刘哥,在小城巷子
里经营一家叫“土得掉渣”的烧饼

店。烧饼5元钱两个,盐巴一样的
良心价格。“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这
里的先贤早就为刘哥定制了喜欢的
清静生活场景。当然也免不了这样
的生活片段,心里苦,独自舔,心里
悦,默默享。第一次去他店里,刘哥
正在炉子上“哧、哧、哧”地煎烤烧
饼。他用黄皮纸包上两个塞给我,
烧饼的油把黄皮纸浸染得透亮。刚
出炉的烧饼有些烫嘴,一口咬下去,
香气漫向体内四脉八方。

刘哥也喜欢县城里的树。闲
时,刘哥喜欢一个人去湖边柳树下
垂钓,或在家里那条老巷子的树下
躺平养神,有时打上一个盹,一睁
眼,阳光透过婆婆枝叶,光斑在地上
跳跃,仿佛是蹦蹦跳跳光阴的小脚
丫。在这光阴的小脚丫里,刘哥在
这座县城已生活了50多年,每一棵
站立的树,也系着他生命的根须。

这次与刘哥辞别前,他与我相
约,下次去县城,他陪我去登泰山,
看壮丽日出,看千年古树。当飞机
飞过刘哥县城的上空,晚霞正灼灼
燃烧。我从机窗俯瞰小城飞逝而
过的面容,向他挥挥手,与县城的
树们道个别。它们,在时间的深
处,也如大地之上沉默的故人,于
无言之中给我心里播撒下了一片

绿荫。

在我居住城市的下游,县城里
有我的一个文友晓安。晓安喜欢
晨跑,那是打开身体与思维最舒展
的时刻。在轻快的脚步里,迎面而
来的,是小城热气腾腾的早点气
息,是悬根露爪的老树姿态,是伸
开绿色臂膀的苍郁大树的面色。
在县城四周的山峰上,有着树木挺
立而起的道道屏风,它们也是县城
的绿荫。

有次,晓安告诉我,县城里那些
安安静静生长的树,给予他写作的
力量源泉。我问何故?清瘦面容的
晓安说,你看那些树啊,它们不挣
不抢,不慌不忙,不骄不躁。这多像
一个淡定豁达之人的状态。我望了望
晓安,发现他的目光,有深山井水一
样的清冽。一个人的眼睛,确实
是一扇窗。打开这扇心窗的,当然
有着县城里那些率性生长的树。晓
安蜗居的房前,就有几棵银杏树,秋
天躺卧于树下,金黄银杏叶在风中
如彩蝶翩跹,一拥而上的金秋草木
气息浸润着每个毛孔,激活着每个
细胞,顿觉元气饱满,四肢发达,脑
力充沛。

这些县城里的树木供养,有着
人间烟火中的踏实笃定,也有着精
神世界里的自由升腾。

美食随笔

月饼与薏粑

□ 魏有恒

中秋节又将到来了,我不禁想起
小时候的儿歌:“八月十五中秋
节,仔仔食饼没钱,哭的哭,啼的啼,
父用糯米做粑粑。”

粑粑,就是薏粑。它是海南民间
用糯米和椰丝为主要原料做成的糕
点,也有人叫椰子粑。在过去物资
匮乏的年代,如果家里大人们舍不
得买月饼,那类似能解馋的食物,就
是薏粑了。

别小看这薏粑,在那时,它也算
是奢侈品。只有乔迁嫁娶或重要节
日,人们才制作薏粑招待亲朋。过
去生产工具落后,制作薏粑是比较
麻烦的事:要先将糯米浸泡一两个
时辰,捞起后用臼捣成粉状,再将
米粉用水揉软成团。还摘来椰子果
和椰子叶,将椰肉刨成丝,用白糖或

红糖搅拌均匀。有人还加上炒过
的花生米和芝麻,就做好了粑馅;椰
子叶织成扁圆的月饼大小的筐子
形状的模子;用揉好的粉团做粑皮,
包好粑馅后放进模子里,这样薏粑
就做成了。最后将薏粑入锅,用滚
水蒸一刻钟即可熟透。这时趁热拿
起一个放进嘴里一咬,人们就会顿
觉满口甜香……

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节吃月
饼时,母亲总要等到家里人齐了,
才拿出一盒“四头月饼”。母亲将
每一个月饼用刀割成小块,交到爷
爷、奶奶、父亲和早就馋涎欲滴的
我们三兄弟的手里。母亲总是舍不
得独自享受半块,看着我们狼吞虎
咽的样子,问:“好吃吗?”我们都
说好吃,并伸手将月饼送给母亲品
尝。母亲接过我们

的饼,轻轻地在旁边咬了一口,嚼
着表示赞同,又还给我们。

现在月饼的花样丰富多彩,质量
也越来越好。饼馅有传统的“五
仁”,有豆蓉、莲蓉、蛋黄和各种
肉果、水果等制作材料,还有用各
种珍贵食品制作饼馅的,口感更加
细腻滑润,包装更加华丽精美。而
薏粑从过去的奢侈品也变成人们日
常食用的糕点了。人们想吃薏粑
了,也不必自己动手,到街上多如
牛毛的老爸茶店买几个现成的,就
能解馋。

周末的超市人流不少,五颜六
色的月饼礼盒都摆在了显眼位置。
我拨通了生活在乡村的老母亲的
电话,谈到买月饼的事。母亲说:
“前天领了养老金,就买了喜欢吃
的五仁月饼。胃口已满足了,不必
再买。你们中秋节快乐,妈就高兴
了!”

挂了手机,我感慨万千——月
饼和薏粑,它圆圆的形状,都负载
着一种文化符号,是人们追求团圆
和美好生活的象征,如今更是成了
寻常百姓的生活小食了。

生活记事

时光里的温暖

□ 廉彩红

在小木匣子里,存放着一个笔记
本,一支钢笔,以及一本老相册。每
次看到那支钢笔,我都会想起我的
小学老师。

小学时,我的学习不上不下,卡
在中间,每次考试,都不能考进前
十名。每次发奖状,都没有我的份
儿。看到站在台上从校长手中接
过奖状和奖品的同学脸上骄傲的
笑容,我既羡慕他们,又哀叹自己
不争气。

我的同桌学习很好,每次考试
都在前几名,每年年终都要得到一
张金光闪闪的奖状及几个本子。那
年,他的奖品竟然是一支钢笔。我
朝思暮想的钢笔啊。

我多想拥有一支钢笔,像电视里
的人一样优雅地吸一下墨水,流利
地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字迹,那一定
很清晰,很深刻。

每次到小卖部,我的眼光就不
断扫射着放钢笔的地方,它们熠熠
发光,向我招着手。可我知道,我
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买一支在
当时来说价格不菲的钢笔。

课堂上,同桌神气地去掉笔盖,
拧开笔管,把笔尖伸入墨水瓶里,
手一捏一松,给钢笔吸了一肚子水。
我看见本来白白的管子瞬间变得
饱满黝黑。他拧好笔管,自然顺
畅地开始写字。钢笔字就是漂亮,
清清楚楚,比我用圆珠笔写的字
威风多了。而且,一股子墨香若有
若无地往我鼻孔里钻。

我实在忍不住了。放了学,我
回家拿出积攒的五块钱跑到小卖
部,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支浅蓝色带
着竖条纹的钢笔。这支钢笔颜色
清雅,模样秀气,它写出来的字
一定比我同桌的强。

第二天一上课,老师就发现我
买了新钢笔。他问我:“你妈妈
让你买的?”我嗫嚅着说:“我自
己买的。”那

不行,你家情况我知道,你爸爸
身体常年有病,家里家外就你妈
妈一人操持着,不容易。哪有闲
钱让你买钢笔呢!放学就去退
吧。”

做为一个喜欢家访的老师,他
知道村里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
他对我们的关照不比父母的少。
自然,我也无力反驳他的话,只能
点头答应。

放学后,退了钢笔,我失落极
了。我骂自己没出息,不能获得一
支钢笔的奖励。

又到学校后,上课前十分钟,
老师提前到了教室。他径直走到
我身边,拿出一个本子和一支钢
笔说:“送给你的。”

我惊讶地问:“为什么?”
“奖励你这个学期的努力,这是
进步奖。别的班也有同学获得了
进步奖。”

我抬头望着他,他一脸温暖的
笑容,眼神温和而有力,透着鼓励
的光芒。我大喜过望,伸出双手
接过,说:“谢谢老师。”

我兴奋地打开钢笔,借了同桌
的墨水吸了一管子,在本子上快
乐地写着字。我陶醉在自己的钢
笔字里。

此后,我拿出比以前更努力地
态度学习,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在
年终时,我也站在了台上,骄傲地
从校长手中接过奖品。

我看到老师带着鼓励的笑容,
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后来,我听说,我的本子和钢
笔是老师自己掏钱买的,他怕我因
为退了钢笔消极失落,不好好学
习,又为了我的面子,故意说其他
班也有人获得了同样的奖励。

如今,这支钢笔带着时光的温
度安稳地躺在小木匣子里,不时
把我带回那个少年的小学校,那
里有温暖如阳光的笑容和鼓励。

时光荏苒

最是难忘这“三天”

□ 刘力

人的一生大约两三万天,日子
大多平凡。回望人生,每个人能
记住几天?于我,匆匆的人生旅
途中,印象最深的有“三天”——
上学那天、工作那天、退休那天。

五十四年前,父母被派到农村
劳动,我与他们一起生活在一个
没有电灯、不通公路的深山小村。
同龄的孩子们都进了村小,而我
没能收到入学通知。

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盏油灯“
领着”一位汉子翻坡来到我家。他
说:“孩子应该上学了,明天先
来,我到公社去反映。”焦虑的父
母露出了释怀的微笑。汉子叫
陈志斌,村小的民办教师。油灯
下,他在我眼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目送父母为陈老师送行,一股暖
流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升腾。那晚,
妈妈摸着我的头,交给我一个书
包,书包上是妈妈用针线缝的
四个大字“好好学习”,我抱着
它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那晚,
妈妈给我唱了首歌:“天上布
满星,月儿亮晶晶……”

次日,陈老师在课堂上隆重地
介绍了我:“他是城里的孩子,你
们以后要互相帮助。”我坐在了
第一排。课间,同学们争相拉我
玩儿,说着自己的大名小名。那
天起,我有了许多好朋友,心中
充满了美好。那以后,我记下了
朱熹那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
有源头活水来”。

三十八年前的一个早晨,怀揣
着报到通知书的我,来到了长江
边的一所城市高校。人事处长接
过函件,立刻就把我带到休息室,
为我介绍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
“这是谢教授,你的教研室主任。”
原来,知晓我要来报到,谢崇德
老师早就等在办公楼。

那天,谢教授放下了所有工

作,带我在不大的校园中转悠。
满口大实话,虽不能完全听懂,
他的热情却着实感染了我这个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是仪
器室,这是实验室,这是图书
室。”他不厌其烦地介绍着,似
乎第一天,就要让我变成“老
同志”。经过食堂、澡堂时,
他介绍得更仔细。最后,在学
校宿舍三层的楼梯旁,他推开一
间房门说:“这是你的宿舍。”
边说边递给了我几把钥匙,上
面用胶布粘着办公室、图书室、
宿舍。

许久后我才知道,那套崭新的
床上用品和洗漱用品,都是谢
教授自费为我购置的。而当我
知道时,我已经在很远的另一个
城市工作了。

那天中午,师母从家里送来
了午餐,谢老师就着大冶谷酒
与我聊他的从教生涯。那个场
景让人感觉是一对忘年交老友
的相逢,让我把初从教的担忧
抛到了九霄云外。那以后,谢
老师当听众我试讲七次才上了
讲台。在那所高校,我工作了
不到一年,谢老师所著书中却
印上了我的名字。离开校园时,
谢老师送至校门,夹着感慨喃
喃地说:“少了个教授,少了个
作家。”

岁月匆匆,时光匆匆,好多个
春夏秋冬悄悄走了,带着青春的
冲动,就这么走啊走。不知不觉
中,抬头望望,却已到退休年龄
了。

半月前,单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
嘱我给机关的同志们讲一课,便
有了一堂让我倍感荣幸的“退
休感言”。那天的课堂静悄悄,
我满怀深情地说起了“机遇、
伯乐和奋斗”。讲台上,许多
的面孔,从我鼻尖一晃而过,堵
在眼中的泪水差点奔涌而出,
陈志斌、谢崇德……三尺讲
台,清风徐徐,回首只闻桃李
香。无数的人把我从幼年牵到

边缘之美

□ 高底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然
而,世间之物,大抵居于边缘之
地最为奇特。思与仇,善与恶,
爱与恨,非与是,这些纠缠的矛
盾,犹如双面刃,游走于世间之
边缘。

瞧,那蜿蜒曲折的河流,水在
石头上起伏,有时波涛汹涌,似
要冲破束缚;有时平静如镜,宛
如明眸善睐。此乃边缘之美,水
石相击,方显波澜壮阔。

又如那山川之巖,云雾缭绕。
山脚之下,人烟鼎盛;山巖之
上,空无一物。此乃边缘之地,
人迹罕至,方得清静自在。

人生亦如此。身处边缘之地,
或许孤独,或许困苦,然其风景
独好。非是中心之繁华可比,也
非寻常之景可及。犹如悬崖峭
壁之花,傲然独立,笑傲风雨。

曾有一位诗人言:“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乃边
缘之境,远离尘嚣,心境恬淡。
在边缘之地,心得以净化,灵魂
得以洗涤。

世间万物皆有边缘,或明或暗,
或隐或现。然唯有行走于边缘
之上,方能领悟人生之真谛。于
边缘之地,观世间百态,品人生
百味。

故言:边缘之美,在于独特;
人生之美,在于领悟。行走于
边缘之上,不畏浮云遮望眼,方
得一片清明。

花甲,直到课堂响起掌声,看
着台下一群过去的“我”,方觉
课讲完了,工作也结束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从
教一生,育人无数的陈志斌老师
还健在,年近九旬,耳朵已听不
清。数次探望,只有把回忆和感
恩写在纸上,他读着读着就露
出了会意的笑容;“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谢崇德
教授已经作古,他浓浓的大冶
普通话却常在我耳边回荡。饮
其流者怀其源,师恩永难忘。

每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回味的
日子。那些日子里,融满了人
间温情,道的是“好人一生平安”!